



城东小街

朱松生

宜阳街处常宁城东,南北走向,街长不过一里,中间还被泉峰东路拦腰截为两段。北段直抵有些古朴的常荫路,让人想起一些旧城的印记来。南段则延伸到了梵音袅袅的湘山寺,这让居于此处的万户千家,在迷迷糊糊的梦里,也能感受到常宁古八景中“湘寺晓钟”的韵味,由此凭空得了许多的安宁。

9年前一个周末的晚上,我趴在宜阳街的租房内,伴一盏孤灯,和文字亲密地较着劲。不想,湘山寺的晨钟响了,声声如狮吼,传得悠长悠长……原来,天要亮了。

天一麻亮,小商小贩们就肩挑手扛地赶到宜阳街头,窸窸窣窣地把货物往街边一摆,迅速地圈好地盘,占领了自己的阵地。天一大亮,人流就潮水一样地涌入街市。于是,剁肉剖鱼、捉鸡宰鸭,讨价还价各种声响在早市上此起彼伏……这当中,最撩人的莫过于摇着铜铃铛,踩着小轮车,拖着小长音的小货郎在街头街尾的吆喝声。那声音之尖利,透过四层高楼,我都能感到耳膜的震撼。

宜阳街的早市潮涨潮落一般,来得很猛,退得也快。上午10点钟

不到,早市就匆匆收场了。一下子归于平静的街道,只留了一地的瓜壳残菜。每每此时,早已守候在此的环卫工人就会恰到好处地出现,一番风卷残云,街道立时井然有序,让人想像不出这儿刚刚还是闹哄哄的早市。

我和街头的老邹头有约,周末要跟他“杀”几盘象棋。寻常时日我们也下棋,时间大都约定在黄昏时段。这样的时间处理,恰好利用了我下班后的闲适。老邹头也喜欢这个时段,他说自己黄昏时下棋思路最好,胜算最大。

老邹头年近七十,从街道居委会退下来后,有了很多的闲暇时光。他身材不高,精神却格外地矍铄,说话不紧不慢,脸上总是挂着暖人的笑容。老邹头喜欢抽烟,手里老捏着烟嘴,口里常吐出螺旋状升腾的烟圈,一缕一缕悠闲地飘入空中。

我来到街头大樟树下的下棋处,老邹头早已支好了棋盘,正叼着烟嘴在斜阳的余辉里等候,执着的神态让人温暖。老邹头下棋很注重开局,头“三板斧”每次都抢得气势磅礴,往往棋到局中,就渐显后劲不足。我看在眼里,就有意让自

己的棋路露出些破绽,让老邹头的棋局迎来柳暗花明。不过,也有例外,有时老邹头的棋路突然剑走偏锋,竟然能绝路逢生反败为胜。这样的体验,可把老邹头乐得心花怒放,也让他满脸的皱纹在夕阳的映衬下,舒展成一朵金黄的菊花来……

弹指一挥间,宜阳街的印象,就定格在9年前那个温馨的黄昏了。

那年,从宜阳街租房内搬出后,我在小城有了自己的小居室。于是,我到宜阳街的次数也自然地少了。如今的宜阳街早已不作早市,因为妨碍交通,曾经热闹的早市已移到几百米外新建的菜市场内。整条街道也焕然一新:人行道铺上了漂亮的彩砖,街边的风景树也愈发葱茏,新铺就的沥青路面每天都冲刷得干干净净,显出最本真的黑褐色来。

今春二月的雨水格外地缠绵,浙浙沥沥的,把好好的一座小城弄得整日湿漉漉,让人看着心底暗暗长草。又是周末,一走居然走到宜阳街头,恍恍惚惚中,我又在街头大樟树投下的绿荫里和老邹头运筹帷幄地对弈起来……蓦然回过神来,心中顿觉满满的温暖,满满的宁静。

希望像钻石

肖文韞

都说艺高人胆大,可我这个大一临床医学专业的“新人”,在尚未掌握任何“手艺”的前提下,根据学校布置的2019年寒假作业,就迎来了人生“才艺展示”——为期一周的医院见习。在这7天医院见习期间里,我心存惶恐,得到成长,拥抱收获。

惶恐缘于对未知的害怕。自己是一名踏进大学校门不久的“嫩雏”,第一学期主要学习的是公共知识课,尚未系统掌握医疗理论知识,也没有经历过医疗临床实践,心中无“货”,面对治病救人的“技术活”,心中真的没有“底气”。作为一名见血犯怯的女生,平时对医院敬而远之,但既然选择了医学,迟早将要面对病人,我只能是硬着“头皮”走进医院,在见习中“练胆”。我见习的是一家大型三甲医院,这里有平时想见也见不到的医界“泰斗”,有来自本地及周边身患“疑难杂症”的病友。诸多因素的叠加,更让“无知”的我惶恐不已。见习第一天,在医院门诊室,指导我的是知名内分泌专家。当天,我仔细地聆听他如何询问病人病史,观看他如何写病历、开医

嘱,开启了见习之旅。第二天起,根据安排,我到住院部见习,被编进学校师兄们的实习队伍,接触了交班、查房、治疗方案讨论以及治疗方案适时调整等操作流程,惶恐之心逐渐褪去。

成长缘于众师友的教诲。真正的师者,不只学高,更是德范。门诊部的老师学识渊博,为人低调谦和;住院部的老师,个个都是医界精英,工作精益求精,待人真诚热情。他们认真为病友诊断,精心制定治疗方案,深受广大病友信赖和尊崇。他们的言传身教,让我清晰了心中一名好医生的模样。在门诊见习时,一位前来候诊的爷爷爷穿着白大褂的我,试着撸起衣袖让我为他测量血压,面对从未接触过血压计只能尴尬摇头的我,他毅然报以宽容鼓励的眼神,这一刻起,我坚定了将来做一名受病友信任医生的决心。住院部实习的同校师兄,在我根本不懂操作流程时的一句提醒、即将查房时的回头一瞥,让我拥有接触病人、了解医生的机会;在为病友做体格检查时,他们低声告诉我医学专业名词和原理解释,指导我用听诊器

听干湿啰音;在打印病历时,他们详细地告诉我病历系统的操作使用。短暂的七天,我懂得的逐渐多了、对工作流程也有所了解,我深深萌生了感恩师者、回报社会、关心他人的信念,决心做一名爱和知识的传承者。

过去对于医生,我太多的是敬畏;对于病友,我太多的是远之。在刚见习时,我诚惶诚恐,心中害怕自己说错一句话、操作一个失误,将迎来令人头痛的“医患”纠纷。在见习过程中,我发现广大病友都很宽容,他们跟医生似亲人般友好,这样良好的医患关系有助于治好患者的“身病”“心病”。医生的价值在于临床,一个好医生只有在不断的临床操作中才能成长,无论是我跟着实习学长瞎比划地听干湿啰音,还是学长在旁边指导我调胰岛素泵……我发现,只要上手,事情远没有想像中的那样复杂;无论是在父母支持下练习几次就能测准血压,还是到目前已经能简单使用病历系统……这给予我在不断的临床操作中增长做好一名好医生的信心和力量。

“希望是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。”2019年寒假的医院见习,我的心中得到像钻石一样珍贵的礼物。



“闲来忙做填词课,分明苦中求索。日夜沉浮,古今寻觅,追溯源流因果,释疑解惑。叹词海无涯,韵河还阔。水复山重,兴观群怨遣谁和?

痴情埋首负瓠,只因缘分在,千金一诺。惟愿同侪,齐头并进,坎坷悠然踏过。勤耕细作,更广种薄收,定当丰硕。水到渠成,自斟还自乐。”

这阕词作为编讲《散曲简介暨散曲写作概况》的前言,也许有些唐突——讲的是曲怎么扯到词上面去了呢?其实,元曲中的散曲在诞生到成长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,与词乃是“双胞胎姊妹”而难以识别。2016年春,衡南县诗词楹联学会把我作为词曲辅导教师,推荐到县老年大学讲课,原本安排我先讲词,是我自己要求先讲曲的。这部书稿就是我两年来在两所基层老年大学的散曲教案,经过重新整理汇编而成。

教学不同于自学,要给别人一瓢水,自己必须先有一桶水。又因为我是全国及省市三级诗词学会会员,县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兼《衡南诗联》执行主编,有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和义务。还因为兴趣使然,虽苦犹乐……

以中小学体育教学与训练及体育事业管理为职业的我,没想到退休后不再在体育上有什么作为,反倒成了基层老年大学颇受欢迎的散曲教学者,这是不是哲学所说的从偶然到必然那种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之现象呢?这里,给大家讲一个颇富因果论的故事。

我于54岁从县体育局退居二线,放弃了公务繁忙,也没有了对体育事业发展的操劳,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,且衣食无忧、住行不愁,我开始“重拾旧山河”——继续做作家之梦:在续写起草已久的纪实性小说《陈人故事》、散文随笔(《陈人小品》)、工作回顾《我的体育人生》等的同时,也开始以《陈人诗歌》为题,辑录自己多年来拉拉杂杂写下的旧体诗词。

2013年冬,我与县诗联学会符孝高会长在家乡一次酒会上相遇,他说想把我大哥许天锡拉进学会来。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:“那你何不把我也拉进来?我跟大哥学的诗词,还会电脑呢!”那天我正好带了前不久制作的《天宝长短句择录》,当即拿给他看。他看后说道,你搞体育不错,没想到诗词也写得蛮好,我带回去给学会其他同志看看。过了几天,他反馈信息说,大家认为蛮不错,你再以“钓鱼”为题,各写一首诗词给他们看看。于是,我花了4天时间,写出5首命题诗词。

就这样,我在翌年春天正式步入民间诗词圈子,几乎每天都要花费几个小时,在诗词曲联的理论和写作实践上。迄今为止,自网络下载整理了数百万字相关参考资料,也在网上或者实体书店甚至地摊选购了上千元有关书籍,有选择性地系统学习,以加强诗词曲联基础知识的积累。

我还特别关注本地与外地诗联刊物动态,收集刊物以及诗友赠送的作品集,包括《衡州诗词》《湖南诗词》《中华诗词》等,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:这些刊物尤其是县乡两级、特别是个人作品集中,散曲作品非常少见。我曾给某市级刊物投了一个北曲散套,结果被编辑删去其中一支带过曲,不伦不类地予以刊发——直让我愕然!而衡阳境内的老年大学,从没有一所开设散曲课。在几次参加全国性民间诗词活动中,也从未有过散曲的议题。

怎么会是这样呢?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大家对散曲的认识偏颇于俚俗。

2017年初,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》。这不仅是当今中华民族文化强国的又一个重要措施,也让那些像我一样在传承发展传统格律文学之路上,追着夕阳艰难而又快乐跋涉着的人们看到了希望。